

依托前辈肩膀运笔 期望有心学人修订

——《萧友梅编年纪事稿》编者寄语

□黄旭东 汪朴

我们为何要编撰这本《萧友梅编年纪事稿》(以下简称“纪事”)?是在什么基础上开始运笔?采用怎样的写作体例?为什么要这样编排?“纪事”的出版究竟有啥意义?我们的期望又是什么?这些就是“告白”要回答的几个问题。

写作缘由与资料搜集

抗日战争前期(1937—1940),曾与萧友梅一起坚守着风雨飘摇的国立音乐专科学校这块专业音乐教育阵地的陈洪先生,早在1945年12月22日定稿的《萧友梅先生五年祭》一文结尾处,十分深情、诚挚、恳切而又自谦、期待地说,他的这篇文章“聊表纪念的心情吧,同时也希望‘抛砖引玉’,有人来给他写一本详细的传记,因为萧友梅先生的事业和为人,是值得后学者和同路人多多取法的”。^①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主要是1949年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思想统领包括学术界在内的中国文化教育界(这种思想至今还有,极少数人仍在坚持并顽强地表现),而在音乐界的中国现代音乐史研究中,则又以所谓的‘救亡派’与‘学院派’两条路线斗争的观点居主导;换句话说,萧友梅是一位长期被批判、被贬斥、被否定的历史人物,在上世纪改革开放前的近30年中,除港、台外,大陆有关萧友梅的纪念文章几乎一篇也没有,哪还有条件与可能或谁还敢动笔去为萧友梅“写一本详细的传记”?1979年后,情况开始起了变化。

就我们所见资料,1979年5月廖辅叔先生率先在全国性的评论刊物发表的《纪念萧友梅先生》一文,可说是大陆1949年后最早一篇内容简略而又比较全面的论述萧友梅的文章^②;1980年8月出版发行、由贺绿汀任分科主编的《辞海》中,“萧友梅”上了辞书,立为音乐科条目^③;同年12月,北京、上海分别举办了隆重的萧友梅逝世40周年纪念活动;随后,回忆、纪念、研究萧友梅的文

章以及萧氏的文论、音乐作品陆续见诸书刊。1982年11月,上海音乐学院在校园里为萧友梅塑立纪念铜像,供后人永久瞻仰;1984年6月、12月,上海音乐学院与中央音乐学院又先后举行了萧友梅百年诞辰纪念活动;同年6月,《萧友梅作品集》公开出版^④;1990年11月,苏虞民发表《我国现代专业音乐教育的先驱者开拓者奠基者》一文^⑤,针对《中国大百科全书》“音乐卷”人物条目中未能以相应的篇幅记写萧友梅的成就与贡献,未能把萧友梅放在应有的历史地位上来介绍(“音乐卷”将所立条目的音乐家分为五个等级,萧氏列在第四等),提出不同见解;同年12月,他又在中央音乐学院院长、学报主编于润洋教授的赞同和支持下,策划、组织举办了包括为萧友梅立铜像、举行纪念大会、专题学术研讨会、作品音乐会、生平图片书籍实物展览等内容丰富的萧友梅逝世50周年学术性纪念活动^⑥;上海音乐出版社也于萧氏逝世50周年前夕出版了《萧友梅音乐文集》^⑦。1993年11月,廖辅叔撰写的《萧友梅传》(以下简称“廖传”),出版发行^⑧;由戴鹏海、黄旭东编的《萧友梅纪念文集》也于同年12月出版^⑨。1994年1月,在萧氏故乡中山市举行了全国性的萧友梅诞辰110周年学术纪念活动。至此,在音乐学术界,萧友梅在现代音乐史上不可动摇的历史地位开始被确立、被公认(在评价上虽仍有分歧,但不同意见不占主流)。而上述四本书的先后问世,则集中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萧友梅研究的主要成果。而就“廖传”而言,这是一本史料可靠、内容扎实、观点鲜明、很有学术分量的著作,它的出版,初步实现了陈洪先生的愿望,填补了萧友梅研究的一个空白。不过,“廖传”基本上是一本回忆性、散文体著作;该书所记述的内容多为作者本人亲见亲闻,间或来自陈洪、萧淑娴与其他一些与萧友梅有直接交往人士所撰写的资料,作者没有刻意全面、广泛地去收集材料;正如廖先生在“后记”中所说,他并没有把这本书当作“严谨的学术著作”去写,而是“知道什么就写什么”,对书中一些资

料的来源也没有“一一加注”。所以实事求是地说，“廖传”并非陈洪先生所希望的“详细的传记”。

为了推动对萧友梅这位中国现代音乐文化史上首屈一指的杰出人物或现代中国音乐界开山人物的深入研究，当年正在学报编辑部工作的黄旭东觉得，现代音乐史学界应该也必须有一本史料有出处、史实又可靠，内容包括从出生直至辞世、比较全面并配有图像资料的萧友梅年谱或传记。而要动笔去写，一个先决条件，就是务必要系统、全面、翔实地掌握萧友梅的生平史料。但当时音乐史学界却正缺少这方面的资料，也几乎没有人专心地在做这种不能立竿见影地出成果的史料搜集工作。于是，黄就从1990年开始，利用业余时间搜集有关萧友梅的生平资料，准备编一本较详细的年谱类的书，供有心研究萧氏的学人参考。黄断断续续地做了10余年，积累了一定量的文字材料和一些图像资料；但比较零散，未做整理，更没有梳理成章。

联手合作与优势互补

机遇来了。2004年春，汪朴承担了《吴伯超的音乐生涯》一书的责任编辑，协助黄完成了该书的出版任务^①。黄早就了解汪踏实的学术作风和严谨的治学精神，又有做资料工作的丰富经验。于是黄就提出合作撰写《萧友梅编年纪事》的建议，汪欣然允诺，由此启动了“纪事”的编撰工作。

在积累的资料中，以萧淑娴、陈洪、廖辅叔、喻宜萱、丁善德等一批前辈的回忆和研究萧友梅之文字材料最可靠也最珍贵。应该也必须这样说，黄、汪完全是依托老一辈学者们的劳绩，也就是依托他们的肩膀运笔的。从5月起，黄、汪根据手边已有的资料，集中3年多时间（如果从早期算起，有近20年了），比较广泛而有目的地查阅了相当一批与萧友梅有关的书籍和报刊资料，其中重点是较系统地查阅了上世纪20—30年代先后出版的《北京大学日刊》《音乐杂志》、江西《音乐教育》《音乐院院刊》《国立音乐专科学校校刊》《音》等等不少期刊和《上海音乐学院·大事记·名人录》^②以及与萧友梅有交往、有联系的（上级领导或同事或朋友或学生）一些历史人物如蔡元培、胡适、赵元任、鲁迅等等的年谱、日记与全集或文集的相关部分，有收获地发现了许多新史料。

“纪事”是在基本确定体例和结构框架后，边搜集、边学习、边研究、边整理、边写作的过程中进行的；在写出第一稿后，不断反复修改、补充了10多遍，重点部分的遍数可说已无法计算。黄、汪都是半路出家的非专业研究人员，但都对近现代音乐史有相当的研究兴趣，手边案头都有一定的资料，都有心于这一学科的史料建设工作。相对而言，汪专心致志，精力集中；跑图书馆比黄勤，掌握的资料比黄多，利用现代科技手段的能力比黄强，相当一部分鲜为人知的有关萧友梅生平行踪的史料与重要文献，大多是汪去搜集到的。而黄不拘成规，思想开放；通过广泛的人际关系，求索到留存在个人手中的不少珍贵像片和资料，凭借多年的编辑经验，字斟句酌地反复修改；牵头申请科研项目，设法筹措编辑、出版资金。

完全可以这样说，如果黄不去与汪合作即缺了汪的参与，“纪事”就不会有那么多新史料，内容不可能像今天这样充实，有些不同的记载或疑点就无法定论，甚至这本“纪事”也编不成；而如果汪不去与黄合作，汪也根本没有打算要编也没有条件去编“纪事”，更不会顺藤摸瓜深入地去搜求与萧友梅有关的鲜为人知的资料，汪已掌握或所知的史料也无处使用，汪的学识与才干就无用武之地。黄、汪两人的合作，可谓是天赐机缘，同心联手，优势互补，相得益彰。

内容纲目与编撰体例

“纪事”的内容有三个部分。

一为家世纪略，即据萧友梅亲属提供的祖传家谱编制而成的萧氏家族世系表。

二为生平纪年，分六个时期：（1）家乡时期（1884—1901）；（2）留日时期（1902—1909）；（3）参政时期（1909—1912）；（4）留德时期（1912—1919）；（5）北京时期（1920—1927）；（6）上海时期（1927—1940）。由于前四个时期留存的史料不多，难于逐年编写，只能根据我们所见、所知的史料，“跳跃式”地记述若干年，但一些图片资料极为珍贵。第4、第5个时期为“纪事”的重点，比较全面、翔实地逐年顺序记述了萧友梅留德回国后，从1920年起在北京开始创业，后又转到上海，直至1940年12月31日辞世（56岁，离57岁生日仅差一周）为止近21年以中国音乐教育事业为中心所展开的音乐实践活动。

三为身后纪事，主要记写萧氏逝世后中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概略，以及萧氏生前播下的“种子”发芽、成长、壮大的基本轮廓；还有后人萧氏的纪念与缅怀活动，体现出萧友梅对后世久远而积极的影响。

在“纪事”的体例上，既借鉴传统的“编年”体裁，又不受这种“体裁”写作形式的束缚。汪、黄经反复研究，决定把每年要记的内容，以“纪事正文”为骨干、为重点，记写萧友梅本人的生活、学习、创作、表演、撰著、研究、教学、交际、行政等等实践活动。同时，还设有：“时政提要”，简明地记写国家、民族方面的大事，也包括音乐文化、教育方面的相关背景信息或对音乐界有重要影响的事件；“相关链接”，记同时代与萧友梅关系比较密切的即同行、同事、学生或有较大影响学人的言行，与萧友梅的思想、实践相照应，以扩大学术视野；“深情回忆”，记述萧友梅亲属、好友、同事、学生的亲见亲闻，作为历史的见证，从一个侧面来体现萧友梅的生活、工作与品格、为人；“学者论评”，引用某一研究者就某一事件、某个问题或作品的评述，旗帜鲜明地表明“纪事”编者的倾向性；间或还有“编者按语”，就某些事件或问题与争议点作交待或表明编者的观点。从后三个版块的意义说，“纪事”带点儿评传的性质。

确定这个体例的意图在于：一是要把萧友梅的生平行事，置于当年社会政治与人文历史的背景之下，置于现代中国音乐文化事业发展的特有的状态之中，置于当年以人为轴心的社会关系之内。

总之,要尽可能真实地勾勒与营造出萧友梅生活的那个年代所特有的音乐文化氛围;因为,萧友梅的成长与音乐实践活动,离不开他所处的时代,离不开20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二是因萧友梅所取得的业绩与贡献,并非是他单独一个人孤军奋斗所得来,而是与同时代的一批志同道合的音乐家们联手合作、相互支持、齐心协力、共同努力的结果;所以,不能孤立地仅仅记写萧友梅一个人的活动。三是萧友梅的思想、理论与实践,也不是他个人的一种偶然的主观的事象,更不是他心血来潮的盲动言行,而是在先生近20年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一种人生观、历史观、哲学观、美学观、教育观、音乐观的统摄下,自觉地顺应20世纪的时代潮流,针对现代中国社会音乐文化的现状、发展态势与客观需求而提出的一系列进步的思想、主张、措施和付诸实施的种种变革行为。

总之,在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的原则下,这种体例可以使读者比较清晰、真实、具体、形象地认识萧友梅的生活、思想、理论、创作及其一生的音乐活动与教育实践,认识萧友梅究竟是怎样一位音乐家,认识他的成长经历,认识他的艰苦创业过程及其不朽业绩与历史性功绩;在真实可靠的史实记述中,力求把具有独特人格、独特个性、独特贡献的萧友梅呈现在读者面前。

出版意义与恳切期望

“纪事”与“廖传”相异之处,一是广开门户,刻意搜集史料。在所记的大量事迹中,有许多是鲜为人知的;这些材料长期尘封在档案馆(室)里,无人知晓,或“沉睡”在报刊书籍的字里行间,并未引起人们的注意。可以说,“纪事”发掘了相当一部分具有文献价值的新资料(如留日回国考试的次数与时间、留德期间学习情况及推迟回国的原因、1927年离京南下的日期、抗战初期办学的新思路等等),从而以确凿的史料为依据,澄清和解决了若干说法不一的记载,从而也回答了少数人对萧友梅的曲解或错误批判。二是图文并茂,穿插编排。全书在用文字表述的同时,又配以三百余幅反映萧友梅生平活动或与萧氏有关的文化人物、音乐人物(包括先生的学生)的图照或某些历史事件的背景图像,其中不少是在大陆首次发表,有的还是最近才发现、求索、搜集所得,极其珍贵;还有一些是实物(如留学毕业证书、成绩单、亲笔条幅、书信、著作的封面及部分手迹)翻拍影像,图文互见,两相对照,便于记忆,也易引起阅读兴趣。这在音乐出版界“传记”、“年谱”类图书中,似乎还少见。

“纪事”的问世,一是有利于对萧友梅研究的深入,由此可以引起音乐学术界对发掘新史料的重视,并使史学研究尽可能地和现实的音乐实践相联系(当然决不能简单化、庸俗化,牵强附会),为当前的音乐事业服务——2006年8月上旬,由中宣部支持、中央音乐学院等多家单位联合主办、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承办的,把新见萧友梅史料为主要文本,以“萧友梅与当代音乐文化建设”为主题的全国性学术研讨会,即是一例。二是有利于学习继承萧友

梅从社会的需要出发培养人才,学习萧友梅勤俭办学、师资为本、严谨治学、质量第一的治校精神,特别是在当前教育领域还存在心态浮躁、急功近利、金钱挂帅、盲目扩招、忽视质量、学风不正、无序竞争的情势下,学习萧友梅的办学精神是有现实意义的;三是有利于学习、弘扬体现在萧友梅身上的诸如凛然的民族气节、崇高的爱国思想以及艰苦奋斗、求真务实、严于律己、任劳任怨、秉公处事、不徇私情、淡泊名利、帮困扶贫等等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如果与当前广泛宣传和践行的社会主义荣辱观的思想品德教育相结合,“纪事”在某种程度上似可作为向音乐界广大青年学子进行思想品德教育的一本辅助性教材;四是有利于进一步廓清长期以来强加在萧友梅与国立音专身上的种种不实之词,为“重写音乐史”提供了一定数量富有说服力的真实史料,可在一定程度上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黄、汪撰写“纪事”,无非是想为从事中国音乐史教学和研究的专业人士,尽可能提供一本比较翔实、可靠的有关萧友梅的资料性工具书,为开发、拓宽萧友梅研究,做一点儿辅助性工作。在这里,黄、汪恳切期望在不久的将来,有心萧友梅研究的中青年学人,能在“纪事”的基础上,进一步去挖掘、搜集更多不为人知的资料,写出一本史料更丰富、史实更可靠、内容更充实的萧友梅年谱或传记或评传。因为,就萧友梅在中国20世纪音乐史上的地位、贡献和深远影响而言,中国音乐文化界如果没有一本全面翔实、以萧友梅为主人公的年谱与传记,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纪事》虽具有上述一些特点和出版意义,但限于主客观方面的种种条件,肯定还存在着许多不足与失误(如史料的不实、编排的不当或观点的偏颇等等),简而言之,还不够成熟;所以将本书定名为《萧友梅编年纪事稿》。真诚欢迎大家的批评、指正。

- ①《萧友梅纪念文集》第25页,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 ②《人民音乐》1979年第5期;在此之前,1979年4月钱仁康在歌曲刊物《上海歌声》发表了《五四以来的歌曲作家萧友梅》。廖、钱两位先生可说是不约而同,未谋相合。
- ③《辞海》(1979年版),缩印本,1980年8月第1版。
- ④人民音乐出版社,1984年6月第2版。
- ⑤《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0年第4期。
- ⑥《中央音乐学院学报》1991年第1期。
- ⑦上海音乐出版社,1990年12月第1版。
- ⑧浙江美术学院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
- ⑨上海音乐出版社,1993年12月第1版。
- ⑩中央音乐学院出版社,2004年3月第1版。
- ⑪《上海音乐学院院志》编委会,1997年9月。

黄旭东 中央音乐学院萧友梅音乐教育促进会副秘书长
汪 朴 中央音乐学院音乐研究所副研究员

(责任编辑 金兆钧)